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秘史

安东尼·桑普森著

Anthony Sampson

**THE SOVEREIGN STATE
THE SECRET HISTORY OF ITT**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73

根据伦敦霍德与斯托顿出版公司 1973 年版译出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秘史

〔英〕安东尼·桑普森著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19,060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62 定价: 0.73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二卷第 817 页）垄断首先在某些国家的内部形成，随后便逐步发展，直到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对这种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同盟，列宁给它取了一个名称，叫做“超级垄断”。超级垄断组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得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一些既跨国又跨行业的联合大企业，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大资产阶级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一种工具，是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的社会经济基础。

这里翻译出版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秘史》，就是一本介绍这种跨国公司（联合大企业）的书。它引用该公司的大量内部档案、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证词，以及作者对公司内外一些关键性人物进行访问所获得的材料，叙述了这家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大企业如何从很小的一家电话公司发展成为庞大“工业帝国”的经过和它的活动情况。五十年来，这个公司以美国为基地，先后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兼并了大大小小许多企业，到一九六九年已拥有三百三十一家子公司和七百零八家孙公司，在二十七个国家设有工厂，在七十个国家经营业务。一九七四年的资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中名列第十三位，在美国数到第九。一年的总收入远远超过了葡萄牙或智

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之所以能兼并这么多企业，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归根结蒂既不是作者所说的“多财善贾”，更没有什么其他“奥秘”，而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靠从本公司工人身上无情榨取剩余价值。它到处开厂，拚命剥削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动力。正因为这样，所以在镇压工人反抗使用的手段方面就非常凶狠。比如，一九七一年四月，西班牙子公司的一万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公司马上就召来警察，逮捕罢工领导人，开除了一千多名工人。有个原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曾经一语破的，说公司的首脑哈·吉宁对待职工的态度是“把他们买进来，吸干他们，再把他们抛掉，他把人当作机器”。把人当机器，甚至比机器还不如，这就是超级垄断资本这种雪球越滚越大的“秘密”。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迅速膨胀，也由于有大银行为它撑腰的缘故。从书里可以看到，利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相互溶合来不断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在这个公司的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它真正成为国际垄断组织是在一九二七年兼并国际西方电气公司的时候，而那次兼并，便是在摩根的银行支持下进行的。到六十年代，它又同国际银行资本拉萨尔兄弟银行挂上了钩。库恩—罗比财团和拉萨尔兄弟银行在公司的董事会里都曾占有重要席位。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实际上也还处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和第一花旗银行财团的共同控制之下。列宁说：“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759页）这句话在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

的证明。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兼并活动，也是靠欺骗公众的卑鄙手段来进行的。公司能够以大吃小，兼并一个又一个的企业，玩弄的一个绝招是它那不断涨价的股票，而股票涨价，却是它在会计上的一大骗术，或者说是它充分利用了康采恩特征的结果。列宁早就说过：“‘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地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771页）要说明这一点，只要指出这样一件事实：公司利用统一的资产负债表，使它所属各企业的盈亏相互抵消，再把多年的收入加以平衡，这样就不但逃避了捐税，而且掩盖了各个子公司的实情。由于它在帐面上记的是资产的较低的原值，必要时将资产出售，又按较高的市价报作“杂项收入”，因此它既可以隐匿大量资产，又制造了利润持续增长的假象，使得股票不断上涨，公司在证券市场的地位哄抬得越来越高。它每买进一个企业，不是用这种抬了价的股票，就是用“掺了水”的资本，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利用会计骗术大做无本生意。在进行这一非法活动中，为了掩人耳目，还大做广告，竭力控制舆论，收买一些记者、文人和政客为自己卖力，对敢于揭发它隐私的人则加以诽谤和暗算。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许多国家的政客勾结得很紧。在二十年代刚成立时，它就把讨好、收买和利用世界各地掌权的政治人物作为一条经营原则；运用这条原则可以为它的兼并开路，更可借以影响、操纵和控制所在国的政治和经济，使所在国的政治和经济从属于它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送礼

行贿，相互利用，已成为公司“产业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安插大小退職官员，成了公司用人政策的一个部分。在该公司纽约总公司的董事会里，有大名鼎鼎的世界银行前行长尤金·布莱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麦康，麦康还暗中兼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在它的欧洲分支机构董事会里，则容纳了英国前驻美大使卡西亚，英国原子能管理局前局长彭尼，弗朗哥政府的前军政部长巴罗索，联合国前秘书长赖伊和比利时前首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巴克等政界头面人物。一九三三年它经由希特勒亲信凯普勒的推荐，拉进了纳粹党卫队的一个头目施罗德，聘他为德国子公司的董事；此人伙同另一个纳粹分子韦斯特里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经营着该公司在德国和东欧的所有企业。此外，公司还雇用了大批的院外活动人员，书中着重介绍的声名狼藉的迪塔·比尔德就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典型。这些人专门拉拢、包围和疏通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依靠这种官商间的“个人联合”和幕后交易来兼并企业，取得有关国家的特许与订货合同，或者卷入当地的政治漩涡，进而左右各该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一九五四年策划敷设大西洋海底电缆时，它驱使当时美国的正副国务卿杜勒斯和狄龙、加拿大的外交部长皮尔逊和英国的国防大臣麦克米伦亲自出马为它效劳；在一九七〇年阴谋阻挠阿连德上台、颠覆智利社会党政府过程中，它利用约翰·麦康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展开幕后活动，干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公司在政治上简直就是一条变色龙，只要是垄断资本最大限度的利润所在，它就不择手段，想方设法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三十年代希特勒一

上台，它在德国的子公司立即乔装打扮，送上门去，在血腥的侵略战争道路上同纳粹通力合作，犯下了不少罪行；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又摇身一变，成了赞助盟军的美国企业，竟以胜利者的姿态大肆兼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先是强烈反共，破坏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后来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它就笑脸相迎，同克里姆林宫的头子们情投意合，酝酿合作。跨国公司在政治上的反动确实使人感到吃惊！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业务经营上无所不包，这一点是它大肆兼并的结果，加深了它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它进一步扩大兼并的条件。“电话电报”这块招牌顾名思义只与经营电话电报有关，实际上，它现在的业务从电话电报到制造电器，从旅馆酒吧到出租汽车，从房地产买卖到银行保险，从化妆品衣着到火腿面包，几乎无一不属它的经营范围。它唯一关心的是赚钱，哪里可以赚钱，它就兼并到哪里，榨取就是一切，经营什么是无所谓的。为了控制遍布世界各地这样一个庞杂的榨取机器，公司的管理机构十分庞大，非生产费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比例。在公司这个独立王国里，总裁简直是个国王，在他的“宫廷”中有财政大臣（总稽核），外交部长（公众联系部主任），首席法官（法律总顾问）；各地区、各子公司的董事长、经理就成了他派驻各地的总督。它有它自己的情报系统，消息有时比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还要灵通；公司内的会议、定期报告和备忘录应有尽有，难以胜计；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达到一百万美元之多。要看资本主义的寄生腐朽达到了何种程度，仅仅这家公司也提供了足够的说明。

本书原由英国霍德与斯托顿公司于一九七三年出版，作者安东尼·桑普森是英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作家，曾任英国《观察家》杂志编辑和巴黎樊尚大学副教授。在这本书里，虽然他暴露了许多事实，有的地方还有所批评，但由于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看问题，结果不仅不能从中导致正确的结论，相反，还提出了许多很荒唐的说法。比如，说跨国公司是新技术（喷气飞机、电子计算机等）的产物，是“卓有成效的、赋予人以生气的力量”；甚至还认为，对小国来说，缺乏这种跨国公司比存在这种跨国公司更加可怕。对跨国公司凌驾于营业所在国政府之上的情况，他指出：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有名无实，白宫对资助总统竞选的大公司加意庇护，大公司能采取各种方式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等等。但是，怎样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呢？就在寻找办法改变这一状况时，作者却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国家观。他把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一个超阶级的组织，宣扬由“国家照管公民的基本权利、福利和安全”，说什么“国家已经变得更象一个保护组织，更不象一个侵略组织”。这样他就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撇在一边，而在资产阶级国家身上制造幻想，极力鼓吹发展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把增强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力量当作是唯一可以“抗衡”跨国公司的因素，指望将来“由各个国家组成更大的单位，最终形成某种世界性政府，以便限制它（指跨国公司）的种种弊端。跨国企业就会通过一种有抑制的斗争过程来激励世界性的社会”。至于目前，他说：“如果跨国公司要避免同东道国发生剧烈冲突的话，那它们也必须开诚布公，接受检查和盘诘。”对于这一类医治垄断资本主义的药方，列宁早在半个世

纪以前就已经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通常都是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替帝国主义辩护，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厚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拚命用一些毫无意义的‘改良’计划，例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注意。”（《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二卷第 827 页）列宁的话，不仅击中了一切机会主义者妄想掩盖帝国主义矛盾的要害，也是对本书所宣扬的这类错误观点的深刻批判。至于说跨国企业“通过一种有抑制的斗争过程来激励世界性的社会”，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其荒唐可笑，又同考茨基所鼓吹的“超帝国主义论”异曲同工了！当然，既称跨国，那是一定要打破国家的界限的，但是，它所打破的决不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自己的国界，而是其他国家的国界，它自己的国界不只是不会消除，反而会因此大大地扩大。美国利用跨国公司做到了这一点，苏修在国外搞的什么“投资合作”，什么“经互会”，什么“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也是控制、掠夺和剥削其他国家的把戏，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跨国公司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为国内读者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资料。由于水平有限，译文定有许多错误、不妥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资料来源说明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利用了我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些在职和离职人员的大量非正式谈话，这些同我合作过的人，有许多很坦率，对此我深表感谢。自从我同吉宁以及其他董事初次交谈以来，他们明白我的报道可能是极具批判性的，因此我同这个公司的正式关系就恶化了。结果，我发现所有公务上的查询都被转到纽约该公司的公众联系部。但是，私人的接触一向是更能说明问题的；感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系统内许多不服从命令的人，他们继续同我交谈，所说的话既揭露了问题，又饶有兴趣，我也感激许多批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人，他们以积累情报为己任，并慨然为我花费时间和提供案卷，特别是华盛顿反应法研究中心的拉尔夫·纳德和鲁本·罗伯逊，再就是杰克·安德森和布里特·休姆，还有《华盛顿邮报》的莫顿·明茨，布兰奇学院的亚伯拉罕·布里洛夫教授，科南公司的鲍勃·奥尔斯坦和桑顿·奥格洛弗，德克斯兄弟公司的雷·德克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新闻记者、银行家和外交人员，其中有许多人不愿意人家说出他们的名字。我感到要研究跨国公司，还得在美国以外，有许多国家的门路和资料来源，我对许多从伦敦、布鲁塞尔、巴黎、米兰、斯德哥尔摩、圣地亚哥、马德里和莫斯科给我提供情况的同行和朋友也表示感谢。

任何一个研究跨国公司的人，都得感谢国际电话电报公

司，因为通过法院传讯、诉讼或泄漏，它使一定数量的机密备忘录公诸于众，这样，就使人们能够搜集到一些在大公司中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原始资料。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并尽可能地在脚注中加以注明。在搜集到的最重要的资料中，包括一九六九年由伊曼纽尔·塞勒主持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材料(《联合大企业听证会材料》)，其中第三部分有一千四百七十六页证词和备忘录，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巧取豪夺及其政策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细节。继这些听证会材料之后，是一九七一年六月发表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报告(《联合大企业报告》)，它分析了关于联合大企业的一般议论，包括九十页分析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政策与财务稳固性的材料。最庞大的一堆资料则包含在一九七二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任命理查德·克兰丁斯特问题的听证会材料(《克兰丁斯特听证会材料》)第二和第三部分中。这一千六百六十页材料包含参议员们的长时间质询以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另一批备忘录、记录和报告。参议员肯尼迪、贝赫和滕尼等在听证会以后所发表的个人意见，则作为一本二百八十四页的书(《肯尼迪报告》)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单独出版，这本书对这些听证会作了分析，并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大事年表，后面还附有一些文件和报刊文章，其中有些有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的活动，主要的证据包含在杰克·安德森所提供、以后又由智利政府出版的备忘录汇编(《安德森智利文件集》)中。智利政府提供了几个文件，包括它就它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谈判破裂一事所作的说明。

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早期历史，包括贝恩上校的战时活动，最近有许多文件不再列入保密范围，这就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纳粹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拉丁美洲的阴谋活动提供了一些报告与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格哈特·韦斯特里克博士和库特·冯·施罗德的案卷，以及一九四三年一月部际半球通讯咨询委员会的艾伦·塞勒所提出的报告(《塞勒备忘录》)。在许多论述纳粹同美国的关系的书籍中，有两本是特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关的：一本是詹姆斯·马丁的《十分尊贵的人们》(一九五〇年版)；一本是蒙哥马利·海德为威廉·斯蒂芬森爵士写的传记，它的英国版书名是《温和的加拿大人》，美国版书名是《第三六〇三号房间》。关于贝恩上校对希特勒的信赖，有些线索包含在莫里斯·德洛雷因所写的三篇文章中，这三篇文章于一九七〇年作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实录》，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杂志《西格玛》予以发表。它的较完备的文本，已准备出书，但未出版。

关于布达佩斯的间谍审判案，唯一出版的主要资料是共产党的正式记录，由匈牙利国家出版社于一九五〇年以匈牙利文和英文出版，题为《刑事法庭上的罗伯特·沃格勒、埃德加·桑德斯及其同谋犯》。我特别感谢拉约·莱德勒和拉兹洛·维雷斯，他们对我提供了这次审判的背景材料。

在高速度准备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激一些减轻了我紧张程度的人。感谢我的助手亚历克萨·威尔逊，她做了非凡的组织工作，并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理出了一份整齐的打字稿。感谢贝蒂·迪图瓦，她倾听了几章，并帮助我澄清了一些混乱的地方。感谢我的出版商、伦敦的罗宾·丹尼

斯顿和艾伦·戈登·沃克以及纽约的索尔·斯坦和帕特·戴，他们对我作了鼓励并提出一些建议。感谢我的代理人A·D·彼得斯公司的迈克尔·西森斯，他消除了我的疑虑而且办事一向有效率。最后，感谢我的妻子萨利，她作了有价值的研究，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而且还容许我从事这项引人入胜的研究工作。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简介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ITT), 就销售额来说, 是美国第八家大公司, 也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一家公司。它的营业有百分之四十在欧洲。它雇用四十万人, 其中有半数在欧洲。它是在一九二〇年作为一家电话公司由索斯滕内斯·贝恩创办的, 此人担任该公司行政主管达三十年。最近十四年, 它的总裁兼行政主管一直是哈罗德·S·吉宁, 此人通过一系列的巧取豪夺, 把公司扩大成为一个最大而且也是最引起争论的新型跨行业“联合大企业”。^① 现在它所属以美国为基地的子公司(附职工人数)有:

哈特福德火险公司(15,000 人)

谢拉顿饭店(19,300 人)

大陆面包公司, 奇异面包, 女主人糕饼等(34,000 人)

雷荣尼尔化学工业公司, 纤维素, 木材(6,110 人)

坎农电气公司(2,577 人)

联邦电气公司(5,320 人)

美国汽车停放与服务工业公司(9,829 人)

世界工商行名录出版公司(2,875 人)

① 书中反复使用“Conglomerate”一词, 它的含义同德文的康采恩一词相似, 而国内的译法极不一致, 有的译为“联营财团”, 有的译为“联合大公司”或“联合大企业”。在这本书里, 我们统一译为“联合大企业”。
——译者

格林尼尔灭火机公司(14,255 人)

莱维特房产公司(2,701 人)

坎廷食品公司(10,869 人)

阿维斯出租汽车公司(7,591 人)

(最后四家正在拆离过程中)

这个公司在欧洲的事业包括旅馆、保险、电传打字电报机、化妆品、汽车零件、灯具、水泵、食品,以及下列主要电讯公司(附雇用人数):

德国: 洛伦茨标准电气公司(37,072 人)

英国: 标准电话与海底电报公司(22,189 人)

法国: 电话建设总公司和电话器材公司(15,313 人)

意大利: FACE 电讯公司(6,522 人)

西班牙: CITE 和马可尼标准电气公司(23,182 人)

瑞典: 标准无线电公司(1,633 人)

比利时: 贝尔电话公司(13,666 人)

挪威: 标准电话公司(3,814 人)

目 录

资料来源说明	1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简介	1
第一章 野宴	1
第二章 海盗	10
第三章 冷战勇士	40
第四章 吉宁的这部机器	62
第五章 扣人心弦的手指	97
第六章 公司的城堡	128
第七章 反托拉斯的干将	156
第八章 共和党代表大会	194
第九章 院外活动集团分子	213
第十章 参议员们	236
第十一章 间谍老手	282
第十二章 独立王国	315

第一章 野 宴

“我所憎恶的，主要是那个神秘莫测的东西——”

——亚哈船长语，见《白鲸》^①。

我初次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世界各地经理一年一度的野宴上。那时候，刚好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丑闻在华盛顿和智利暴露之后。前不久，人们才告发这个大公司向尼克松政府行贿，把一桩反托拉斯诉讼案一笔勾销，还谴责它试图破坏智利的选举。我对跨国公司本来就有兴趣，此刻又对这个联合大企业产生了特殊的好奇心，因为它从电话到化妆品，从出租汽车到火腿，把一些世界性事业惊人地揉合在一起，而且以一种显然不可阻挡的力量，活动在各国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我曾经同这个公司内内外外的一些人谈过话，而使我惊异的是，我竟然作为唯一的新闻记者应邀参加这个公司的内部集会。

宴会的环境很奇妙，好象超乎时间或空间之外。它在布鲁塞尔郊外的“行政大厦”，这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留作公司俱乐部和娱乐中心的一幢宏伟的资产阶级宅第。花园里撑起了一个大帐篷，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蓝白两色的旗帜装饰起来。

① 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的作品，写捕鲸船“裴圭特”号船长亚哈一心同他认为是恶的化身的白鲸（莫比·迪克）顽强斗争的故事。——译者